

修正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必须投入战斗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人 民 出 版 社

修正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必须投入战斗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人 民 出 版 社

KLASA PUNËTORE NË VENDET REVIZIONISTE
DUHET TË ZBRESË NË FUSHËN E BETEJËS DHE
TË RIVENDOSË DIKTATURËN E PROLETARIATIT

根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阿尔巴尼亚

《人民之声报》译出

**修正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
必须投入战斗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68年10月第1版

196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139 每册0.08元

书号 3001·1139

每册 0.08 元

在修正主义者掌权的所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而代之以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的党从内部蜕化变质了，它只不过充当帷幕，来掩盖这种背叛，来磨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警惕性，镇压他们的正当的造反。工人阶级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和正当的暴力行动，是修正主义者最害怕的，是能够战胜阶级敌人的唯一力量，是能够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摆脱今天在修正主义者统治的那些国家里所处的这种灾祸深重的境地的唯一出路。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重新点燃和煽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得救的必由之路。正如事件的发展所表明的，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来说，任何其他道路，都不能带来有益的、稳固的东西，而只能是有害的、暂时的一个妥协姿态，并为社会主义带来严重的后果。

只有站在群众前头的工人阶级，只有以自己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通过武装革命，通过暴力行动，才能够并且一定能够埋葬修正主义叛徒。

修正主义者当权的一切国家，一无例外，不管是象南斯拉夫、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等站在前头的国家，还是用各种假面具掩盖和隐蔽自己的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那些国家，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正在急转直下地滑到这个肮脏的泥坑里去。

摆在掌权的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无非是

选择最可靠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复辟资本主义，加强资本主义和稳定资本主义，不引起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怀疑和警觉，以避免受到打击，避免骚乱，最后，以便能在爆发革命时加以镇压。这是一场赢得竞赛胜利的斗争。

在分崩离析的局面中，摆在要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目的的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日程上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一个集团也都力图逃避最强大的集团的监护，同时又要它的援助，特别是在它们感到自己的地位虚弱的时候。**与此有连带关系的是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而它们中间的强者则拼命控制各种流派，把它纳入大国利益的轨道。当然，在目前，这种做法并不是对任何集团和在任何时候都获得完全的成功。

摆在这些集团日程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企图并且非常留心探索各种伪装的方式、各种行动的方式，有时这些方式比他们同伙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方式更为激进、更少伪装。这些“急先锋”替资本主义势力效劳，而资本主义势力则怂恿这些修正主义集团去煽动别的修正主义集团尽快加速演变的过程，以击破那些出于自身的困境而表现得比较保守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后者所以比较保守，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这把利剑始终威胁着他们每一个人。

修正主义者竭力掩盖他们窃取政权的种种反革命行动，掩盖他们为巩固这种政权所干的种种勾当，他们向工人阶级散布和灌输幻想，说什么掌权的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是沿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领导这一切发展和改造的。这是最危险的伪装。修正主义者力图借助这一伪装来逃避工人阶级的决定性打击。因此，他们力图告诉工人阶级，说什么凡是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方针，凡是反抗和反对他们的方针，都是反马

克思主义的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犯罪行为。修正主义者通过报纸和他们的彻头彻尾捏造的宣传，来贩卖这种鸦片。他们贩卖这种鸦片，其做法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取消党的一切革命特征，对他们为复辟资本主义而采取的每一项政治、经济和行政措施都炮制出一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修正主义者对自己的对外政策、同资本家的关系、联盟和见不得人的交易所作的这种虚构的解释，也是他们为了麻痹本国劳动群众的警惕性所需要的。

修正主义者在采取这种种狡诈的行动的时候，调动了新的腐朽的官僚阶级。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利用他们的老资格，利用他们的可耻的胸前挂着的琳琅满目的勋章，把这些官僚强加给工人阶级和群众。于是他们给工人阶级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所有这些堂堂的大丈夫是不可能背叛党、背叛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

让我们从这个修正主义的反革命中，吸取一些教训，得出一些结论。

我们先从匈牙利谈起。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洋洋得意地上了台，但是，还没有巩固它的地位的时刻，世界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铁托分子和匈牙利国内反动的资产阶级便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发动了武装反革命，它们认为匈牙利是社会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事实也正是这样。拉科西的党就象雨中雪花一样消失了。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和铁托主义在自己行动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分析这样的情况：它们相信了赫鲁晓夫的背叛路线，但没有考虑到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固，虽然他对把坦克开进去犹豫不决，然而最后还是不得不开进去了。否则他的背叛道路有可能受到损害。但是关于匈牙利的反革命，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指出：

第一，匈牙利反革命开始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搞起来的。这些没有受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影响的动摇的阶层，成了在资产阶级指挥下的反革命进攻的后备队和小分队。匈牙利的作家们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急先锋。

第二，匈牙利工人阶级，特别是布达佩斯的工人阶级，尽管有一九一九年无产阶级革命以来继承下来的革命传统，但仍然不善于捍卫他们的政权和胜利果实。相反，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特别在布达佩斯，他们的活动却是有利于反革命分子的，因而成了反动派的后备队。换言之，拉科西的党的工作是没有基础的，是浮在表面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承认这个党是他们的领导者。这是最大的、最危险的弊病。

第三，反革命在几天之内就完全取消了拉科西的党，同时，反革命分子卡达尔·亚诺什颁布了正式解散这个党的法令。

第四，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几天中，许多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和法西斯的政党立即象雨后毒菌一样冒了出来。

这样，匈牙利反革命被苏联用坦克镇压下去了，这是不能再重演的事情。可是这个取消了党的叛徒，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指使下，颁布了重建一个所谓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另一法令，这个党，也就是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党，比拉科西的党更糟。

匈牙利的反革命是被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的。因此，事变的双方要象他们过去那样会合在一起，要象过去那样建设他们“自己的匈牙利”，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正象他们现在干的那样。匈牙利反动派从这次流血中吸取了教训，并为他们的仓卒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现在正在从容地、独立地进行他们从根本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变革，不受到驻扎在匈牙利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和坦克的任何干扰。可以说，匈牙利资产阶级这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分子的

坦克保护下干着自己勾当的。作为工人阶级敌人的匈牙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披着画皮，打着“党的旗号”，迷惑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打制新的锁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新老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作它的先锋，他们在观点上和行动上完全一致。

让我们谈谈波兰的情况。正如在匈牙利一样，波兰一九五六年在波兹南也发生了流血的示威游行，被坦克镇压下去了，这一次是波兰的坦克而不是苏联的坦克镇压的。波兰的教会和反动派在这里插了一手，赫鲁晓夫早在那时就害怕波兰脱离苏联，因此，他就用坦克进犯来威胁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加以抵制，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向他笑了，拥抱了哥穆尔卡这个法西斯分子，赫鲁晓夫在背后同别人亲密交谈时就是这样称呼哥穆尔卡的。

但是，后来和现在，在最近几天，波兰的事态发展不一样了。这种事态所形成的另一种样子，也是所有修正主义国家的特征。在波兰，开始有人举行示威游行，哥穆尔卡的警察同要求“自由”、“充分民主”、“自由主义”的作家、知识分子、大学生发生了冲突和流血事件。这次，起来反对哥穆尔卡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的波兰反革命分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分子表示祝贺和声援。听世界资本主义、教会和犹太复国主义指挥的波兰反动的知识分子，不满意哥穆尔卡修正主义集团，想很快把它搞掉，就象新上台的杜布切克的斯洛伐克集团搞掉诺沃提尼修正主义集团一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讲。但是，波兰同匈牙利一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站在这种要求的最前列；党已经蜕化变质；专政机关眼下则是为哥穆尔卡集团服务的；工人阶级没有反应，没有出去做必要的清理工作。哥穆尔卡是否能够压住这股正在兴起的风潮？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后的浪潮，它应当准备好从波兰国土上清除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叛徒。这股拯救性

的浪潮将是由波兰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来谈谈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修正主义者竭力吹嘘说,捷克斯洛伐克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是修字号中最忠实的国家;诺沃提尼是追随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中最亲密的、“最严肃的和最有权威的人”。正如我们过去所预见的那样,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倒不是因为诺沃提尼及其修正主义集团不是赫鲁晓夫之流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实现莫斯科的主子们给他们的命令。实际上,诺沃提尼这匹苏联人的死马,已经掉进他所造成的修正主义泥潭里,而替换他的另一匹马杜布切克的牙上已经安上了马笼头,现正朝着西方“原野”奔驰,在那里,法国和西德的资本家翻开了马萨利克、贝奈斯、蒂索、哈萨等这些臭名远扬的代理人的旧篇章,正撒开罗网等待着他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反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呢?先是公开反对诺沃提尼及其集团,然后反对苏修的压迫。

他们公开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一党或多党制,走向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明目张胆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走向资本主义的经济、教育和文化体系。

他们不仅公开宣扬共处,而且同西方资本家建立牢固的联系。他们到马萨利克父子坟前、到贝奈斯坟前去致哀,大张旗鼓地为所有这些家伙翻案,连法西斯分子的案也翻了,把他们统统称为“杰出的人物”,说成是“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受害者,说成这是错误政策的结果,不仅是诺沃提尼集团的错误政策,而且是哥特瓦尔德的错误政策,因而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然也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的结果。

总之,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急转直下地、不大掩饰地、不大讳言

地走向资本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国家体制方面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个进程是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来推行的呢？捷克斯洛伐克的进程不能同修正主义黑窝中所发生的整个进程分开来看。这是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结果，是他们内部存在的各种巨大矛盾的结果，是每个修正主义国家集团内所存在的各种倾向的结果，是国际矛盾的结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的局面，以及这种局面的发展过程，毫无离奇之处，毫无使我们感到吃惊之处。这是十分正常的。

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行动，也是正常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修正主义者所谓的“自由”的道路，是有准备的，是倾向于它的。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一直是一种漂亮的装饰品，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从解放以来的整个时期中，不仅没有扎实地做工作，而事实是：它对一部分人的本性、政治倾向、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嗜好和爱好改变很少，这一部分人，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也保持着并且明显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感情。

另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走向资本主义的新进程，证明了苏联修正主义权势进一步的腐败，它已经掉进了自己造成的泥坑里，不再能在政治上，也不能在经济上，同样也不能在军事上来威胁它的对手。它成了自己创造的这个制度和背叛行为的奴隶。苏联修正主义者对将要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不得不露出苦笑。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进一步的进程，现在不仅得到美国、法国和西德帝国主义的完全支持，而且当然还得到铁托分子即所谓“中立的”修正主义者的完全支持以及匈牙利修正主义者的“秘密”支持。一支或多

或至少有组织的势力正在露出来，而且总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形成的：四分五裂，向苏联、波兰以及其他对清除修正主义老马换以新马的趋势的传染病也是十分害怕的修正主义者闹“独立性”。

捷克的新反革命分子采用了多方面的新手法。他们十分重视完全控制国内局势，同时又不忽视外交政策。当然，为了欺骗，他们公开谈论的是同苏联友好，为的是彻底破坏这种友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诺沃提尼和亲苏修领导的诺沃提尼集团，并把同苏联的关系下降到普通的贸易关系。为了清除诺沃提尼，为了揭露他、败坏他的名声、最后赶他下台的运动，是以围剿的方式进行的。走在这个运动最前面的是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和有反捷克情绪的人，是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新的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和流氓，是他们出来示威游行的。

诺沃提尼集团和它的克里姆林宫主子出动警察来对付他们，但是没有成功。诺沃提尼感到套在脖子上的绞索抽紧了，他袭用了赫鲁晓夫当年用坦克包围克里姆林宫从而保全了脑袋的那套办法，把坦克召到布拉格。但是，诺沃提尼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招输了，也许还要掉脑袋。

杜布切克集团，为了掩盖鬼把戏，正在采取所谓的合法形式来清洗诺沃提尼集团。首先，这个集团通过忠于它的干部掌握了军队，策划了某个将军的逃跑，搞臭了诺沃提尼和国防部长洛姆斯基，使“驯服的”党行动起来了，以便通过请愿、集会和大学生示威，要求尽快撤掉诺沃提尼的职务或者要他辞职。整个这一切行动进行得很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疯狂拍手叫好声中悄悄地进行的，资本主义所以叫好是因为一只癞皮羊已经回到了资本主义羊圈。

苏联人怎么办呢？只能把诺沃提尼收容起来，如果他们准许

他的话，在拉科西的旁边也给他一幢别墅。

这次清洗以后，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将竭力稳定局势和向西方胜利进军。尽管如此，整个形势不会到此为止。还将会出现巨大的摩擦，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这些摩擦和斗争既来自修正主义方面，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革命者方面。

在修正主义者掌权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于是就发生了同样的向资本主义蜕化的过程，目的、形式和方法是相同的，但命运和结果不同。在这两个国家中，要加速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的新修正主义集团，正在力图除掉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修正主义集团，即老修正主义集团。

斯洛伐克反捷克的沙文主义情绪，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根本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做法，根本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结构和上层建筑，使其适应资本主义复辟的做法，同资本主义国家更活跃的、更广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反苏情绪，削弱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切联系——这一切鼓舞和指导着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新修正主义集团。

老的集团和老修正主义者诺沃提尼现在已完全被孤立、被打倒。人人离开沉船，接受“新的道路”。于是，反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完全胜利了。

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威，他们的影响一落千丈。苏联修正主义者是什么人，这是都知道的，他们必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来避免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但是他们无能为力，这就是说，杜布切克集团决心要在通向分离的道路上前进。这个集团得到西方的保证。苏联人会施加经济压力，停止供应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但是显然，捷克斯洛伐克人也想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并已采取和将采取进一步的

措施。世界资本主义在中欧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它的震心。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加强铁托及其朋友们的资本主义阵地，帮助卡达尔的匈牙利——不管卡达尔是否当匈牙利的头——实现彻底的改造，帮助波兰的进程。

正在中欧形成的这一整个局势，将粉碎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将导致以完全不同于现有联盟精神建立双边和多边联盟，经济互助委员会和经济关系将发生改变，将遭到破坏，将采取新的形式，结果是同资本主义的那套形式混合起来。

由于这种资本主义改造，使民主德国也遭到严重的危险，因为修正主义者将用各种方式把它推向同波恩德国合并。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苏联修正主义者是完全瘫痪了。他们剩下的唯一武器，就是经济压力。但是，经济压力显然也没有效力了。资本主义对于向那些同苏联分离而走向西方的国家提供资助，有着极大的兴趣。资本主义安排了资本，准备投资，它在寻找新的市场，它在寻找新的殖民地和新的仆从国。

这样，新的修正主义资本家们没有从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国际主义援助”得到多少好处，于是正在改变办法。

苏联的这种巨大失败，表现在他们非常狼狈的处境中。这些分离已经进行了很久了，而苏联的检查机关不允许国内舆论了解任何情况。这只是表明，他们害怕人民、害怕革命者，也害怕新修正主义者，因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毛病传染的新修正主义者可能上街反对这个集团，推翻它，而代之以另一个修正主义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就会按照哥穆尔卡的修正主义一伙在波兰所采取的行动行事。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种过程也在波兰开始了，但是目前

两者命运不同。哥穆尔卡一伙暂时阻止了这种过程，这不是因为哥穆尔卡比诺沃提尼聪明，而是因为波兰的情况有些不同，因此哥穆尔卡的策略不同一些，似乎是“聪明一些”。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过程是由作家和大学生开始的，但是在他们身上，除了别的东西外，斯洛伐克族反对捷克族的民族主义情绪、捷克族反对斯洛伐克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占优势。除了反苏和亲西方的情绪是共同的外，其余的东西都是互为补充的。

波兰同样地开始了这个过程，倾向、想法和目的同捷克斯洛伐克相同，哥穆尔卡集团象诺沃提尼一样，也采用了警察的暴力行动，而且成功了。波兰人民不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起作用的那个因素，在波兰并没有起煽动作用。哥穆尔卡必须找一头替罪羊来作为暴力行动的承受者，他找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因此，“波兰的骚乱是‘犹太复国主义’造成的”。哥穆尔卡没有提教会，因为有一种危险，即造反会闹得愈来愈大。哥穆尔卡想使教会不参加进去，事实是，教会没有出场，教会在别的时候是往往提呼吁、举行强烈示威反对哥穆尔卡的。看来，他们已经妥协了，直到这次风潮过去为止。另一方面，狂热反苏的哥穆尔卡这个时刻在苏修的庇护下为自己辩护。苏联修正主义者到最后认为在波兰的一切已经失去的时候，也许敢于进行干涉，会说什么这是为了拯救波兰，是为了保持道路畅通，是“帮助”东德等等。

维利·勃兰特在他的党代会上说：“承认奥得—尼斯分界线，这是正常的。”这是对波兰的一个表示，为的是使它同苏联人分手，这据说是“人民的一种支持”，支持哥穆尔卡对德波边界的“坚定”政策，最后，这是企图完成对东德的包围，在资本主义苏联的周围形成“防疫地带”。

所有这些情况、反犹太主义、反苏情绪等等，使波兰的资本主义过程在按哥穆尔卡的意见继续下去。但是这是暂时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

波兰革命派、波兰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和工人阶级还没有说话。哥穆尔卡使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参加示威。这表明那里的情况是多么不清，新的波兰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做多少工作才能使工人阶级走上真正的道路，站到反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阶级立场上，反对哥穆尔卡，反对天主教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还有些所谓中立的国家和党，它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走向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方针的：国内的局势比较平静，没有喧闹的示威，但是领导中、人民中间和党内肯定有明显的矛盾，不过现在表现得好像是团结的。这种假团结的产生是由于惧怕国外势力，首先是惧怕苏联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党的领导内部有苏联修正主义的人，他们仍占着少数地位。但是，这些“中立”国家和党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统治的，所依靠的只是反苏情绪。因此，这些修正主义者同捷克斯洛伐克的修正主义者有一点不同，他们重视外交政策，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铁托南斯拉夫和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以抵销苏联修正主义的威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集团正在清洗可能威胁他们的内部反对者，努力巩固正在他们国家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取消社会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苏联。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统治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分子使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蜕化变质了，后来变本加厉，给克里姆林宫集团造成很大的危险。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集团同苏联人民的矛盾，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新修正主义分子的阶层，这些新修正主义分子同老的修正主义集团分庭抗礼，并力图

搞掉这个集团，用另一个类似的、更自由化的集团取而代之，加速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渣滓中的渣滓没有得到满足，表示不满意，并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这里领头的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修正主义文艺界的人。颓废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青年、大学生和行为不轨的人中间。这种状况使这个集团感到不安。赫鲁晓夫本人在感觉到这种危险以后，曾几次作过反应，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要求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而是因为他们要求撇开他而由旁人领着走向资本主义，与其用小丑的行为和不正规的办法，还不如用实干的办法走向资本主义。

继赫鲁晓夫以后上台的集团企图把一些事情办得比它的培植者好一些。它更紧密地、更牢靠地同美帝国主义建立联系，进一步动摇党和社会主义经济，里里外外地加紧搞蜕化。但是，所有这些活动又给这个集团造成了种种困难和巨大的矛盾。苏联的经济衰落了，苏联的威信扫地了，苏联的“朋友”一个个相继离去了，联盟具有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形式主义的、荒谬的样子和内容。各方面对这个集团的反抗加剧了。且不说在国际领域，在国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陷入难以扑灭的众火交焚之中。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大学生纷纷出来表演，克里姆林宫集团不得不把他们逮捕和监禁起来。因此，监狱和集中营里不仅关满了革命者，并且也关了新的反革命分子。

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肯定正在组织和发展起来。苏修集团对此十分害怕，打击它，企图欺骗它，尽量使它不起作用，并使阶级的党和工人阶级自己持有幻想，说什么工人阶级及其“列宁主义的”党仍处于领导地位，“一切都按照列宁主义路线和列宁主义准则进行”，等等。在制造这些幻想中，还有关于斯大林的那些所谓“历史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一些野心勃勃的、堕落的将军和